

Date of Sermon：2007 年七月 8 日

基督的護理之工（五）

新竹歸正福音教會皮敦文講稿

使徒為什麼要在這裏再次論到創造？

使徒說完「他在世界」之後，接著說「**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，世界卻不認識他。**」這後半句話最奇特之處在於，為什麼使徒要說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」？僅說「他在世界，世界卻不認識他」豈不符合一般常識，因為世界真的是不認識基督！既然這樣，使徒為什麼要將創造一事放在這裏？況且，這創造一事不是已經在第三節就題過了，為何這裏還要再題？

這就是約翰細膩之處，當我們明白這細膩之處的精意之後，必可擴展我們屬靈的視野，而這視野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。其實，約翰的細膩在第一節就已經出現過，他在那裏的細膩是「**道與上帝同在**」，而我們在這細膩處所看到的是，道與上帝是沒有位差的。還有，約翰第二處的細膩出現在聯結第一節與第三節的第二節處，他在那裏的細膩是「**道太初與上帝同在**」，而我們在這細膩處所看到的是，道的創造是與上帝同在的創造。（參那兩週之講稿。）

為要建立基督是創造主

而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細膩之處是，約翰正在解釋前四節的為什麼人常愛見證者，而看不見見證者所見證的對象-耶穌基督。這背後的基本原因就是這一句「**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**」，也就是世人不認識基督是創造他們的創造主。而由這句創造經文的出現，也就告訴處在黑暗的世人首先要重建的就是創造觀，而且要直接建立為基督是創造主的創造觀。這樣，施洗約翰為真光作見證，而真光是基督創造主的光。而我們也回應施洗約翰所作的見證，認識了基督所發出的光輝是創造主的光輝。這樣的見證對猶太人（知上帝創造世界）與外邦人（沒有創造者觀念）兩者來說，都是必須要知道而建立的。

這段聖經極強調基督創造觀，即人若不建立正確的基督創造觀，或說人的這病根一天若不去除，對他說再多的真理知識也是沒什麼用。這讓我們學到一件事就是，使徒乃是在人的根本處建立信仰，在這根本處來攻破人的營壘，使人歸向基督。然，現代教會卻反其道而行，已不談根本，只談些膚淺的事。

源頭根本的重要從舉針灸一事便可知。初學者第一要認清楚的是穴道的位置，而教學者會用人體模型作為教具讓學習者知道穴道所在。倘若一個天資聰穎的好學者努力作功課，深記各穴道位置，甚至熟悉到一個程度，連矇住眼睛都能點出各穴道所在。然如果這個人體模型所記的穴道位置本來就不正確的，試問那位學生縱使再如何用功學習，他是否有成？

再舉一例，記得有一回看見一張筆畫，畫有兩座城堡，一邊是基督教的城堡，另一邊是非基督教的城堡。這兩座城堡的高牆上各有將兵拿著武器攻擊對方。但，這位畫家所畫基督教的武器是一般的弓箭，非基督教的武器則是一尊大砲。更諷刺地是，基督教弓箭所射向對方的他們懸在空中的氣球，但是非基督教大砲則對準對方城堡的底部根基處發射重砲。敵人的炮火猛烈，我們卻胡打空拳。

這句話對華人的衝擊

這基督創造者的觀念對華人基督徒來說是絕對重要的，但卻是教會絕少強調的。試問各位真的相信上帝是創造者？也真的相信基督是創造者？你真的相信基督乃是創造你，使你得存在的上帝？如果是的話，你為什麼與基督這樣的疏離？這樣膚淺的認識他？我們對基督的認識總是救贖多於創造，總會背「聖父創造，聖子救贖，聖靈啟示」。但是這裏卻強調基督是創造主。不僅如此，這裏的創造亦包含了基督的護理（見下分曉）。

中國文化歷史悠久，然在這文化寶藏中雖有創造觀念，卻沒有形成創造「者」的觀念。因此，我們有絕對觀但卻沒有絕對「者」的觀念，有天之觀卻沒有主宰「者」的觀念。以致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，沒有上帝絕對者作為它的絕對參考點來加以修正其有錯的內容。故，創新、突破、新局等這些能使歷史轉向的動力不常出現在中國。幾千年下來，我們所驕傲的發明還是停留在火藥、羅盤、指南針等三項。黑格爾「中國人三千多年就已經很聰明」的話，正是反諷中國毫無創新動力最好的寫照。

猶太人在中國

據王靈桂等所著的「一脈相傳猶太人」一書記載，猶太人是唐朝時藉著絲路進入中國大陸，或由海上進入沿海港口城市。至北宋時，政府善待這些移民至中國的猶太人，允許他們保持他們的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，他們也享有與漢族一樣的待遇。於是猶太經商的能力漸露頭角，便在 1163 年河南開封建立第一座猶太會堂。爾後的元朝與明朝對猶太人的態度依然友善，因此猶太人不論在人數、財富、地產等方面也越來越豐盛，甚至還有些人至中央作官。猶太人經過幾代的發展已成為中上階級的社群，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。他們為了更融入中國文化，甚至有些人改姓中國名，如李姓、艾姓等，也與漢人通婚，亦穿著漢人服飾。這樣一來，反而因融入中國文化，而對他們自己猶太人的文化風俗漸漸淡化。這樣的發展使得猶太人開始以儒家的角度來解釋聖經，即猶太漢化。1867 年，美國聖公會主教史約瑟訪問開封，回美國後寫這段訪問時便說，猶太人已經完完全全喪失他們的宗教，他們家中有牌位，有偶像，甚至還有人當了和尚，也不再行割禮。他的結論是，就宗教與社群而論，猶太人在中國已不復存在。

談這段猶太人在中國的歷史與這段聖經有什麼關係？關係極大，尤其是對我們中國人而言，因為我們猶太文化居然可以被中國文化同化，這在其他地區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。猶太人在歐陸的遭遇是極其悲慘的，自亞歷山大統御歐亞非，並在其統治地區希臘化之後，猶太人信獨一的上帝而不願妥協的民族性便遭致從各方來的壓迫，直至今日。然，諸般壓迫並未逼使猶太人改變他們的信仰，這樣強硬的民族居然被中國文化給瓦解了。

可見建立創造主的信仰與否，對華人而言並沒有急迫性與必要性。也就是說，對你我而言，認識基督是創造主不是主要當為的。但是，約翰福音卻說這基督創造主信仰的建立是你我出黑暗的第一把鑰匙。這樣，我們當聽我們的聲音，還是要聽上帝的聲音？聽此信息之後，我們要依然故我，還是將基督是創造主成為我們不可搖動的信仰？

華人需要創造「者」的信仰

華人因無創造者的觀念，因而造成華人的血液裏流著「人可成帝，我亦可成帝」的因子，這因子的存在使得華人容易尊人為帝，容易產生造神運動。因此，華人將「立功」的地位放在「立德、立言」之前。華人對功名的推崇可見於街道的命名上，我們命街道名常引政治人物，但反觀歐美，街道名卻常是引哲學家，音樂家，科學家等的名字。1999 年 2 月份紐約市將曼哈頓東 46 街與第五大道交叉口的路牌暫時性的命名為「馬友友路」(Yo-Yo Ma Way)，這是在中國社會絕不可能發生的事。

由於中國人長久無創造者的觀念，經過了這幾千年的調適之後，已經自我學習到一個地步知道如何安身在這環境中而不受攪擾，並且也期望他那熟悉的環境不要有太大的變動。當然，就正面意義而論，一個安穩的環境可以使人安心學習；但是就負面意義而論，也很容易絕對化那環境。當環境被絕對化之後，便開始起身保護之，進而排斥任何與之相悖之事。也就是說，華人很難相信有一創造者創造了這世界。

華人教會的發展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，譬如說當教會在地上建立會堂之後，會眾很容易去保護那會堂的存在好使其維持下去，這保護的心態甚至可能強於注重上帝的道是否正確的傳講。因為，大多數會眾的小小期盼不過是只要有一個地方崇拜就好，至於台上所講的是不是以基督為主的道便是其次。當一牧師進駐一有地物的教會卻不以基督的死與復活為根基來建造，那教會終必走向羞辱主名的地步。而他為了鞏固他教會存在的必要性，遂稱其會堂為地標。由於，那駐堂牧師無法帶領人與上帝唯一的中保建立關係，造神運動終將產生。沒有一個會堂是不可廢、不能拆的，也沒有一位牧師是不可取代的。問，不講真光之道的會堂較易羞辱主名？還是那會堂不復存在較易羞辱主名？

因此，對沒有創造者觀念的我們而言，真光便要我們看到基督是創造者。而對有創造者觀念的猶太人而言，真光便要他們看到基督就是那位他們向來敬拜的創造者。兩者皆必須與這位創造者有一對一的關係。

人聽了為光所作的見證，這真光也照亮聽了見證的人，這些人因而對真光有了信心之後，又將這信心推展至「未見之事」，即基督的創造世界與對所造世界的護理之工。由於使徒約翰以「他」為主詞，所以他特以舊約聖經作為教材來告訴眾人，過去的猶太人是如何地活在黑暗中，即使基督在世界，世界也不認識祂。